

潮头拾贝 |

## 西域诗草(组诗)

■ (甘肃)许登彦

## 西部之鸟

把整个天空驮在背上  
西部之鸟的眼神  
被高过头顶的风吹动  
高飞之鸟,西部的风沙  
孕育、分娩的词语和孩子  
风为它赋形,苍凉的耳朵  
充塞着西部之鸟的飞翔和鸣叫

看吧!苍穹之下,黄土之上  
西部之鸟在眼中凸现  
久居地面沉默的石头  
生存和爱情涂满鸟喙,射向天空  
那些明亮的或者晦暗的砂粒  
仿佛岁月的光斑  
追随季节若明若暗的河流  
轮回擦亮西部苍茫的时空

西部之鸟,经由我凝重的目光  
在天地间堆积着灰色的身影  
一只童谣中飞翔的鸟  
一束火焰里燃烧的鸟  
一粒水滴中汹涌的鸟  
歌声是西部之鸟躯体里  
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

西部之鸟在向青天鸣叫  
它咬住一个秘密,沉默而坚韧  
沸腾的血液在躯体里尖叫  
西部之鸟穿越重重迷雾  
它的飞翔和鸣叫  
穿透了远方的苍茫和寥廓

## 雪国列车

多么纯净的国度,花朵恒久飞翔  
血液凝固,而胸中的块垒在融化  
汹涌的白,肆意漫溢  
由表及里,重塑一部童话的全身  
抖动的绸缎,从天空倾斜下来  
盖住了大地温暖而明亮的眼睛

北极熊、帝企鹅、雪狐……  
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和隐者  
神秘而害羞的脸庞  
让寂静中的雪国更加寂静  
无垠的雪域,起伏的胸膛  
铺陈着绵延无尽的思念  
素净的额头,悬挂着  
亘古不变的痴情和眺望

满树琼花,落英缤纷落下  
如身体被打开的如水女子  
在旷世的海岸边自由的踱步  
你的眼神,从裂帛的极光  
破茧而出。闪电的列车风驰电掣  
从世界的尽头射出时代的箭  
携带着久违的雷霆和信念  
穿透这苍茫而冷艳的肌肤

失控的激情溅起漫天的雪雾  
银光闪闪的铁轨  
是佩戴在长颈上的项链  
袒露出滚烫的内心  
忠实的乘客,是我的女王  
花朵、飞鹰和银饰  
她们与我同在  
只要心中有了渴望  
身体中的雪国列车  
便学会了奔跑,永不停息  
载着一生一世的火焰和信念

## 旷野之夜

旷野寂静。晚风吹向我  
吹开身体里黑色的种子和隐秘的花朵  
无边的堤岸,看不见的波浪  
拍打着胸腔中的块垒  
黑暗之王,接受众神虔敬的朝拜

苍蓝的夜空那么深邃  
所有的星辰,梦依然醒着  
哦!苍茫大地,正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一滴墨汁在水底慢慢洇散开来  
太虚之境。旷野静谧的胸膛盛满心声

长势如此茂盛的夜色  
还有它的沉默和血液  
一支安魂曲为之醒酒、提神  
借以安放它白昼的孤独和疲惫  
而它的伤口在渐渐愈合  
向众生万物捧献出一颗清凉的心

那些黑暗中的树木,蒙纱的女子  
挥动手臂,勤于洒扫  
白莲花般的心事在云鬓间铺陈  
她们都是天地诸神宠爱的女儿

我无法拒绝这旷野的荒凉之祭  
那么多的眼睛和灯火  
发出如此沉重的喘息声  
它们多么像我们多年前  
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些秘密  
在挣扎,毁灭或者重生  
与旷野的骨骼相互碰撞  
发出掷地有声的金属声  
它正如一只夜鸟哀怨的鸣叫  
穿透我的梦境。冷月无声

## 穿过特大城市的雨(组诗)

■ (山东)禾刀

## 这条路

像横在两岸的桥板,鱼从桥板上穿行  
像穿过沙漠的河流,从特大城市穿过  
像草原羊群,马群,牛群,流动在天空

其实,它没有那么直  
每一个弯处被它的直和宽阔遮掩  
它的落寞和凄凉,被两岸的繁花遮掩  
那些流动的一切,幻觉主义者  
宁愿它是笔直的,我也不应怀疑

隐秘。像鱼,牛、羊、马行走  
相信它,没有不好

## 路口

经十路,那么多  
每经过一个,我都好奇地向里张望

进进出出,每一个人  
我都猜想他们的生活  
或悲或喜,但不写在脸上

多想选择一个深入进入  
看看他们的生活

那些村庄被特大城市的风吹倒  
石砾中已辨不清它们的姓氏

经十路,那么多  
每次路过,我都会看上一眼

## 走过孔子广场

匆忙中,瞥见他双手叠合,上身微微前倾  
此时,东方旭日伸出温暖的光辉

菊花丛迎来霜降,傲骨初现  
银杏一树金黄的荣耀,与温暖的光辉  
似乎来自他

那些打扫广场的孩子,像他的学生  
一日一日地清扫,恢复出原有的清洁世界

此时的经十路,过往如潮  
来不及向他还礼,隐没在他俯视的世界

## 在雨中

无论如何拼命,逃不出的  
此时的天空如此空  
空得只剩下这只鸟  
影只形单

相面先生,早已卜卦  
沿着掌心纹理,  
飞进这场必经的雨

进雨,出雨。在掌心文理转弯处  
顺命,天晴。他说

## 那些安静的伤

风吹平多少沟壑  
在我身上隐藏起来  
不哭不闹,安静的像熟睡的婴儿

寻觅不到走远的风  
但我知道最初,一次次给我安慰  
直到我忘了,身上还有曾经的沟壑

一次在酒醉后,失落后  
大风突起,让我看到所有的沟壑

## 列车(外一首)

■ (湖北)李爱华

反复搬运,臃肿的时间  
于一级级铁轨  
散去

用一张票,拉长一些日子  
用铁碾压铁的光,析出众多心事

沿途路过的事物,把自己折叠进去  
包括一些笑容,一些声音  
一些擦肩而过的古城墙上  
残留的文字

我在一本书里长久地逗留  
当目光举出窗外  
一个出口,正在卸载  
一拖泥带水的人

## 一条路独自评说

在大地未醒之前,我抢先醒来  
触摸昨夜星辰,一只鸟的呢喃

窗外,拉扯着一些声音  
无从辨别出处,风挂在枝头  
我挂在风中,摇晃

我和一只鸟,语焉不详  
在端详中默默对峙

一支歌和一缕炊烟同时潜入  
我点燃晨曦,蒸煮一壶文字

满地光线溢于言表,一条路  
独自评说

## 花朵的秘密(外一首)

■ (四川)戴子岚(学生)

花朵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是狮子大人对它说的情情话吗  
不是  
是毛毛虫留下的口水吗  
不是  
是昨天在地面上捡到的鸽子蛋吗  
不是  
它的秘密是  
对一只小小蚂蚁的暗恋  
只因这只小小蚂蚁  
曾经轻轻地走过它的花瓣……

## 星星的眼睛

星星有一双  
很特别的眼睛  
有一天  
星星一个不小心把眼睛  
掉到海里去了  
沉在沙子里  
很多年以后  
就成了闪闪发亮的珍珠

潮头品茗 |



## 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

(组章)

■ (四川)何均

1

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一定会先回故里——眉州。

这里,是你的出生地,也是你很多亲人的埋骨之地,包括你的父母,虽然你没选择落叶归根。当然,这里有你的童年和少年时的美好记忆。

你与弟子由师从道士张易简,在天庆观启蒙,开始你的读书生涯,而道家的思想也深入你的骨髓,这为你后来在官场屡遭贬谪的退守奠定基础。最可贵的是你的父亲苏老泉,他深深懂得言教不如身教,“二十七,始发奋”(《三字经》专门提及你的父亲,可见榜样的力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你与弟弟研究学问。而后,父子三人进京赶考,都考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而你的家乡也很出名,在两宋时期就考中进士 886 人,有“进士之乡”的美誉。这与你父子三人的勤奋好学之风不无关系。

当然,你从天堂回来,看到的故里已不是你离蜀的面貌,毕竟经历几百年的改朝换代和人间风雨,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谓沧海桑田了。故里定会让你惊讶万分。

故居已不是当年的家庭小院,变成宏伟、堂皇、典雅与幽深的三苏祠。

故乡已不是当年的偏僻之乡,变成闻名天下的泡菜之乡、长寿之乡、优质稻米之乡、脐橙之乡和竹编艺术之乡。

交通已不是当年你离蜀的骑马乘舟,变成更为方便快捷的汽车、火车与飞机。

2

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一定想去黄州看看。

黄州是你命运的转折点。之前的“乌台诗案”,让你经历屈辱、羞愤和生不如死的魔鬼般的折磨,让你闯鬼门关,让你命悬一线。这一切,都让你痛彻心扉,让你铭心刻骨,让你走向成熟。你明丽的乐天性格从此洒下一层浓重的阴影。

制造你心灵阴影的那些人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比如:何正臣、舒宣、李定、李宜之、王珪等,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这都是一些人格低劣的小人,尽干不为人齿的下三烂的勾当。

然而,不得不提一个人物,他也因嫉妒而

## 大地苍茫(组章)

■ (福建)张生祥

## 版图

你依偎的身躯还在。靠紧。用前进的灯火,一步一步,激活血管的长度。

这是子夜。黑暗星光,从我的马背上掉落一些痕迹。尺寸间,在风云变幻的背影里,伸缩,浮动。

撕裂的伤口还在。仿佛祖先,披肝沥胆的足迹。而时间就是那块画布上的衣角。在曲折的征程上,时窄时宽。

激荡的岁月,荒芜和光明同在。所有的词汇,就是一串长长的解说。

凹凸的风雪,成就多少梦想;坚硬的执着,转动繁衍生息的轴。年轮,一片又一片,铁血奔驰。

动与静。开与落。花朵在版图上,雕刻。有彩虹的翅膀告诉我:伟大,谱写的歌词,多么铿锵与豪迈。

你是影像里的南方与北方。我的脚下,巍然耸立着沧海桑田。

灯光下。我站成一粒沙,或者一粒盐。晶莹,从南海吹向漠北;从甲骨文的奇俊,到寸寸山川明媚。

在你面前,大地有多辽阔。我的命运,就承载了多少壮烈的重量。

## 河流

一滴水奔腾起来就成了一条河流。一条河流在我的内心就如一滴水那般轻柔。

今晚彻夜雨声。犹如整个春天久失修,不断向我示弱。它的下落,从我的咽喉部位顺流而下。狂热的姿势,除了花团锦簇的秘密,更像祖先要我收拾一条条山脉的传承。

农历三月,我的王国与城池上涨。我的美人,在水域的上方,轻浣罗裳。这里有英雄的拔剑,马蹄汲水。这里有晨光暮霭。月夜祥和。我看到有更多的波浪,含着风起的叱咤;浪花弹奏着岁月的尘埃,起伏着音阶的高低。

浪尖时时刻刻,都在炫目壮阔的山河。清冽,被排比,隐匿得生动。浪尖上,跳动荣与辱。悲与喜。每次都充满:激情的呐喊,真切的

4

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你最后的贬谪地儋州一定要去看看。

当时,你已 62 岁。儋州不是今天的海南儋州市那么繁华,而是古代的蛮荒之地,未教化之地,也是古代惩罚官员最严厉的发配之地。

你没有气馁,一样的豁达乐观,带着小儿子苏过渡海而去。去了,你不是带着满腹怨气消极怠工,而是积极的变民风,启民智,兴学堂,讲学明道。你成为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和播种人,正如你的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你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终于考上进士,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

今天,儋州市中和镇还保留有“东坡书院”。大门轩昂宏阔,院里古木幽深,花草芬芳。载酒堂、载酒亭古色古香,隐隐约约能窥见你当年讲学和生活的风采。

两年后,你被赦免北归回大陆。第二年, 65 岁,你死于常州。根据遗嘱,你葬于河南汝州郟城县钧台乡上瑞里。你没有埋骨眉山,只能魂归故里。

而儋州百姓听闻你逝世的噩耗,修筑了你的衣冠墓,纪念你。

东坡,你伫立在自己的衣冠墓前,是否会感到一丝慰藉?而这里,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路、东坡桥,甚至东坡帽、东坡话。

5

东坡,假如你从天堂回来,你还会这样自我调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吗?你还会这样自我解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吗?东坡,你真正做到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境界。

你会讲讲天堂的奇遇吗?比如:遇见陶渊明。你与陶渊明一边欣赏菊花,一边饮酒谈诗。陶渊明会赞赏你写的《和陶诗》。是你把田园诗推向高峰,是你把陶渊明推向极致。你是他的真正知音。以后,代代不乏追随者。遇见李白。你与李白一边欣赏月光,一边饮酒谈蜀地。李白不会再出现“对饮成三人”的孤清,而会拍拍你的肩膀,欣赏你的豪放与潇洒。你继承了他的衣钵之一脉,他高兴得会多饮几杯。遇见杜甫。你与杜甫一边俯瞰人间,一边饮浊酒。杜甫会说:“不要奢侈,有酒即可。”他会心情沉重地向你打听百姓的疾苦,欣赏你不忘百姓,为百姓做那么多好事。遇见白居易。你与白居易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豪饮笑谈治理杭州和西湖的旧事。你修了苏堤,他筑了白堤。真是心有灵犀。诗兴大发,说不定你与白居易会占口占一绝。

当然,你不可能遇见整你害你的群小们,因为他们已下了地狱。

当然,你也不可能长久逗留人间。你会选择一个明月之夜,白衣飘飘飞回你的天堂。东坡,你留给人间,将是你在一轮明月里渐飞渐远的背影。

辽阔绮丽。宇宙在世外,水在世内。万物被水讴歌,水也讴歌着万物。天地玄黄,轮回于水。

水的指尖在拨动,于我们,以信仰的力量,眺望水。苍茫里,借水的激荡,迸发万千水的能量,感受大河。

一种汹涌正如约而来。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